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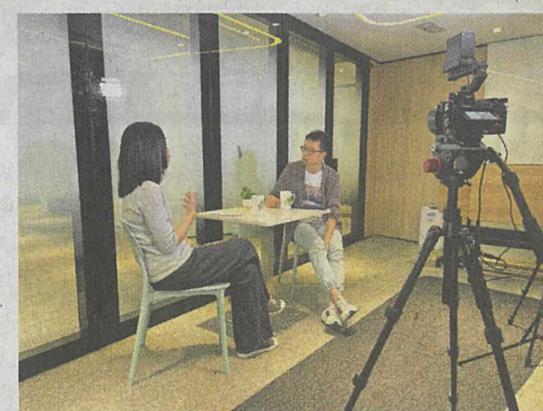
單親成長受啟發入行

外展社工與精神病患者同行

80 後饒文傑（Francis）立志成為社工，要從他的成長故事說起。中學時父母離異，他跟隨母親，頓變單親家庭情緒受影響，更不明白為何父母兩人可突然變得不和諧、衝突連連。他學業成績下滑，常收埋自己。

學校社工見他常在校內流連不回家，渾渾噩噩的樣子。他把家中事故向社工吐露，對方不但開導他，更介紹中六的他到「學友社」接聽學生放榜熱線。「這份義工工作讓我頓悟，我都可以付出努力助人。我性格愛說話，能幫到人頗有成功感，於是大學報讀社工的想法逐漸萌芽滋長。」

社工對他說：人生有些過去的事情是改變不了，我們只能做好自己，改變將來。這一席話對他如醍醐灌頂，影響深遠。「入行後



Francis 負責統籌的精神健康網上平台，時常訪問不同學者及專家，希望讓市民可以認識更多促進身心靈健康的方法。

標籤十分辛苦，苦苦掙扎，我是否應該為他們發聲？於是決定陪他們走下去。」

畢業後，他第一份工作就選定了精神科社工，初時是在護理院服務年紀大的精神病康復者，之後轉去當外展，一做 16 年。

害人，但感到外面的世界可怕，於是退縮，你去接觸他，對方或感抗拒。」面對以上無病識感的精神病人是頗困難的，不肯見面，Francis 會耐心等待，盼有一天獲對方回應。

出動暗瘡相破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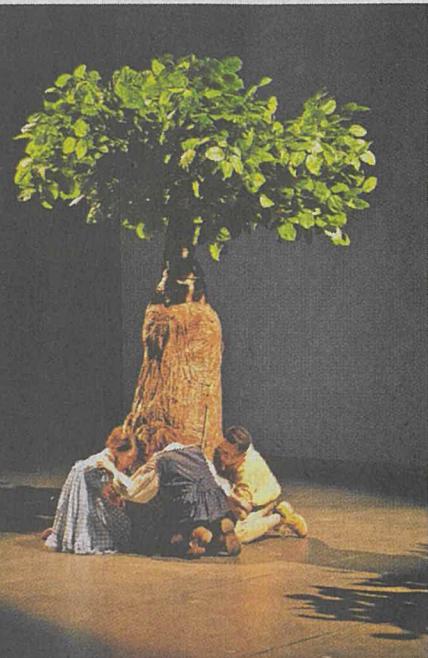
他的「癡心功」打動了留在房中一年半不肯見人的隱青。這年輕人指自己不欲外出是因為臉上長了很多暗瘡，Francis 花了四、五個月密密寫信，把信「撮」入門縫給他，也鍥而不捨在門外與他聊天。「初時當然是吃盡閉門羹，嘗試了解他面對甚麼問題，暗瘡背後其實有精神問題，於是我先為他處理暗瘡。」

那時「Jackeline 醫暗瘡」廣告大行其道，Francis 列印相關處理暗瘡的單張給他，更將一張他本首中三時滿臉暗瘡的舊照給他看，

香港這兩個多星期，接二連三發生懷疑是精神問題有關的殺人傷人事件，內心不禁低嘆：這城究竟發生甚麼事？

在沸沸揚揚的社會事件前，訪問外展精神科社工饒文傑，他入行 16 年，接觸過無數精神病患者，別人眼中他是幫人，其實是雙向，令他對人生有更多反思。

Francis 热愛和朋友一起踢足球，早年更建立了一隊精神復元人士足球隊，希望鼓勵他們融入社會。



Francis 曾經連續 10 年策劃大型共融戲劇演出，鼓勵社會接納精神復元人士，他更參與演出。

人生觀受啟發

社工是一份以人為本的工作，從中他體會到事情並非都能自我掌控。「我會用無常兩字來形容人生，在個案中面對很多失去，失去健康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家人離開、成就感等，這一切失去都難以控制。這提醒了我學會接受難以控制的事情，也去做一些有意義、有價值的事情，珍惜身邊人。人生總不會全是低谷，有機會上返來，只是你有無俾機會自己。」

精神病人是受標籤被邊緣化的一群。「這個標籤對比以前是有改善，起碼大部分人與精神病人相處不會第一時間彈走；媒體也有改善，過往會寫得較負面，現在接受程度會高了，情緒病也普遍。」

80 後饒文傑 (Francis) 立志成為社工，要從他的成長故事說起。中學時父母離異，他跟隨母親，頓變單親家庭情緒受影響，更不明白為何父母兩人可突然變得不和諧、衝突連連。他學業成績下滑，常收埋自己。

學校社工見他常在校內流連不回家，渾渾噩噩的樣子。他把家中事故向社工吐露，對方不但開導他，更介紹中六的他到「學友社」接聽學生放榜熱線。「這份義工工作讓我頓悟，我都可以付出努力助人。我性格愛說話，能幫到人頗有成功感，於是大學報讀社工的想法逐漸萌芽滋長。」

社工對他說：人生有些過去的事情是改變不了，我們只能做好自己，改變將來。這一席話對他如醍醐灌頂，影響深遠。「入行後遇過不少個案，與自己相類似，特別是一些青少年個案，我自身的情況，讓我較容易與他們建立關係。」高級程度會考後，他如願入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。

一個個案 一個故事

他對外展精神科產生興趣，緣於讀社工時第二次實習選了精神科。「那時都不知道是甚麼，只覺得『幾勁喎！』我在一間精神健康社區中心實習，接觸不少精神病康復者，他們大多單純、真誠，我跟進的個案中不少是因為被欺凌，不懂保護自己，又或者有一些創傷的經歷。而且，他們都背負很多污名與標籤，已經在人生中經歷過傷痛，還要被



Francis 負責統籌的精神健康網上平台，時常訪問不同學者及專家，希望讓市民可以認識更多促進身心靈健康的方法。

標籤十分辛苦，苦苦掙扎，我是否應該為他們發聲？於是決定陪他們走下去。」

畢業後，他第一份工作就選定了精神科社工，初時是在護理院服務年紀大的精神病康復者，之後轉去當外展，一做 16 年。

Francis 說難忘深刻的個案，不勝枚舉，特別是行內稱為「爆 Case」如虐兒、傷亡或犯法的重大危機。像一個有童年創傷的年輕人，他跟進這個案已有一段長時間，年輕人病情曾有好轉，但因在學校受欺凌，加上與母親感情欠佳，結果走上了輕生一途。

「我覺得十分可惜，一個年輕人為何要走到這一步？他一定好難過、好辛苦，離開這世界才拯救到自己脫離苦難。這個案令我感到非常心痛，撫心自問是否自己做得不夠好？或可否做多一些？」他想深一層，社工都有自己的限制，自殺的原因很複雜，不是你做幾多，對方就不會選擇這條路。

又例如一些個案無病識感，不肯見社工，當事人的妄想、幻覺感到極真實，對身邊的人也構成困擾。「精神病患者並非常想傷

害人，但感到外面的世界可怕，於是退縮，你去接觸他，對方或感抗拒。」面對以上無病識感的精神病人是頗困難的，不肯見面，Francis 會耐心等待，盼有一天獲對方回應。

出動暗瘡相破冰

他的「癡心功」打動了留在房中一年半不肯見人的隱青。這年輕人指自己不欲外出是因為臉上長了很多暗瘡，Francis 花了四、五個月密密寫信，把信「攝」入門縫給他，也鍥而不捨在門外與他聊天。「初時當然是吃盡閉門羹，嘗試了解他面對甚麼問題，暗瘡背後其實有精神問題，於是我先為他處理暗瘡。」

那時「Jackeline 醫暗瘡」廣告大行其道，Francis 列印相關處理暗瘡的單張給他，更將一張他本尊中三時滿臉暗瘡的舊照給他看，雖然換來被對方說「真係樣衰點頂得順」，但總算肯與 Francis 說話，逐步建立關係後，上門探訪 7 個月後 Francis 帶他看皮膚科，醫生診症時知他有失眠問題，再寫轉介看情緒問題，隱青其後診斷為思覺失調的潛伏期階段。個案結局圓滿，青年人參加中心活動及做義工，有了壽司製作的目標，重新投入社會。

「社工有句話叫『先急其所需』，因勢利導先處理個案關注的問題，而不是把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先放諸對方身上。」



Francis 多年來到不同學校、圖書館分享與精神健康相關的題材。



Francis 於 2010 年時，曾榮獲新秀社工獎。

他中學時接受過學校社工 Thomas 跟進，感受過對方的陪伴及支持，令他決定大學修讀社工。

人生觀受啟發

社工是一份以人為本的工作，從中他體會到事情並非都能自我掌控。「我會用無常兩字來形容人生，在個案中面對很多失去，失去健康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、家人離開、成就感等，這一切失去都難以控制。這提醒了我學會接受難以控制的事情，也去做一些有意義、有價值的事情，珍惜身邊人。人生總不會全是低谷，有機會上返來，只是你有無俾機會自己。」

精神病人是受標籤被邊緣化的一群。「這個標籤對比以前是有改善，起碼大部分人與精神病人相處不會第一時間彈走；媒體也有改善，過往會寫得較負面，現在接受程度會高了，情緒病也普遍。」

他指簡單性精神病 / 情緒病，包括抑鬱症、焦慮症等接納程度較高，而重性精神病，包括精神分裂、躁鬱症等，仍有不少標籤，覺得他們動輒會斬人、施以暴力。「總是口講他們不是這樣，倒不如親身接觸病人，我連續 10 年籌備以精神健康為主題的大型話劇，由青少年與精神病復元人士共同參與擔綱。

也將患者的故事拍片，讓大眾加深了解。」

Francis 撰寫的新書有血淚史 3 個字，他解釋不是想說做社工有幾辛酸，是給大眾反思，人生有很多突如其来一擊，讓大家明白多些精神病患者的世界，每個人都是有血有淚，經歷不少傷痛。但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心存善念，化身成為生命樹，學習聆聽別人的心聲、學習擁抱別人的傷痛。



饒文傑撰寫新書以故事入手，除 27 個精神病真實個案，也臚列相關處理及支援內容，情、理、實用兼備。(《外展精神科工作血淚史》，紅出版社)



Francis 2012 於香港大學完成社會科學碩士課程（行為健康）與家人合照。